

41  
1  
30

詣字板史記

列傳

六十八



卷之二

老子伯夷列傳第一

史記六十一

同書

本卷之二

索隱曰列傳者謂叙列人臣事跡令可傳於後世故曰列傳

正義曰其人行跡可序列故云列傳

監本老子與伯夷同傳第

一莊子與韓非同傳第三

索隱本伯夷傳第一老子莊子韓非同傳第三索隱云二人教迹全

不可依循宜令老子尹喜莊周同為傳其韓非可

居商君傳末

正義本老子莊子伯夷居列傳之首正義曰老子莊子開元二十三

年奉勅外爲列傳首處夷齊上然漢武帝之時佛教未興道教已設道則禁惡咸致正理制禦邪人未有佛教可導故列老子於申韓之

上今既佛道齊妙興法乖流理居列傳之首也○今依正義本

# 老子者

正義曰朱韜玉禮及神仙傳云老子楚國苦縣賴鄉曲仁里人姓李名耳

字伯陽一名重耳外字聃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長耳大目廣額疎齒方口厚脣額有三五達理日角月懸鼻有雙柱耳有三漏門足踏二十五手把十丈周時人李母八十一年而生又玄妙內篇云李母懷胎八十一載逍遙李樹下迺剖左腋而生又云玄妙玉女夢流星入口而有娠七十二年而生老子又上元經云李母晝夜見五色珠大如彈丸自天而

下因吞之即有娠張君相云老子者是號非名老考也子孳也考教衆理達成聖孳乃孳生萬物善化濟物無遺也

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

地理志曰

苦縣屬陳國○索隱曰地理志誤也苦縣本屬陳春秋時楚滅陳而苦又屬楚故云楚苦縣至高帝十一年立淮陽國陳縣苦縣皆屬焉裴氏所引不明見苦縣在陳縣下因云苦縣屬陳今檢地理志苦實屬淮陽郡苦音怙○正義曰國年表云淮陽國景帝三年廢至天漢修史之時楚節王純都彭城相近疑苦此時屬楚國故太史公書之括地志云苦縣在亳州谷陽縣界有老子宅及廟廟中有九井尚存在今亳州真源縣也厲音賴晉大康地記云苦縣城東有賴祠老子所生地也

姓李氏名耳字伯陽

謚曰聃。索隱曰：按葛玄云：李氏女所生，因以爲姓。許慎云：聃耳，漫也。又云：生而指李樹，因以爲姓。許正也。然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正義曰：聃耳，漫無輪也。神仙傳云：外字曰聃。按字號也。疑老子耳漫無輪，故世號曰聃也。周柱下史即藏室之柱下，因以爲官名。○正義曰：藏在浪反。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索隱曰：大戴記亦云然。老子曰：子昬言者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索隱曰：劉氏云：蓬累猶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

持也。累音六水反。記者云：頭戴物兩手扶之而行，謂之蓬累。蓬蓋邊累隨也。以言若得明君，則駕車服冕，不遭時，則自覆蓋相携隨而去。○正義曰：蓬沙磧上轉蓬也。累轉行貌也。言君子得明主，則駕車而車不遭時，則蓬轉流移，而行可止，則止也。蓬其狀若蓬蒿，細葉蔓生沙幕中，風吹則根斷隨風。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魯之人，然越康高士傳亦載此語。文則小異。云良賈深藏外形，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是也。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正義

曰、姿態之容色、與游戲之志、是皆無益於子、皆無益於夫子、須去除也。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正義曰、抱朴子云、老子西遊、遇關令尹喜於散關、爲喜著道德經一卷、謂

之老子、或以為函谷關、括地志云、散關在岐州陳倉縣東南五十二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索隱曰、李尤函谷關銘云、尹喜更老子留作二篇、而崔浩以尹喜又爲散關令是也。○正義曰、彊其兩反、爲于偽反、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列仙傳曰

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侯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爲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具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列仙傳是劉向所記、物色而迹、謂

具正義所注、關令子、巨勝、是胡麻之子、但胡麻之子純

黑者為巨勝也。又  
或胡麻之有方莖  
者也。此則巨勝有  
而說也。臣說有全  
美行而作。

觀其氣物，有異色而尋迹之。又按列異傳，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其有紫氣浮闕，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也。或曰：老子亦楚人也。正義曰：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萊子，故書之。列仙傳云：老子楚人，當時也，亂世逃世，耕於蒙山之陽，莞葭爲牆，蓬蒿爲室，杖木爲牀，箬艾爲席，蘋艾爲食，墾山播種，五穀楚王至門迎之，遂去，至於江南而止。日鳥獸之解毛，可著書十五篇。言道家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

或言二百餘歲。

索隱曰：此前古好事據外傳以老子生年至孔子時，故百六十歲。或言二百餘歲者，即以周太史儋爲老子，故二百餘歲。○正義曰：蓋或皆疑辭也。

出不的知，故言蓋及或也。玉清云：老子以周平王時見襄，於是去。孔子世家云：孔子問禮於老子，在周景王時，孔子蓋年三十也，去平王十二年。此傳云：儋即老子也。秦獻公與烈王同時，去平王二十一王。說者不一，不可知也。故葛仙公序云：老子體于自然，生乎大始，天地終始，不可稱載。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之先起，平無因經歷。

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徐廣曰：實一百五十年。而史記

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周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主者出焉。索都善

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年而霸主者出焉。索別周秦二本紀並云：始周與秦國合，而別五百載，又合七十年，而霸王者出，然與

此傳离合相反尋或曰儕即老子或曰非也其意義亦並不違

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

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

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

本元

卷之三

明

世家有限于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明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爲姓左傳所謂邑亦如之是也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干于木恐或失之天下自別有段姓何必段

干木宗子注

索隱音鑄

日

古雅反○正義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

解為膠西王即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

音義同上

子宮官亥孫假日音

子者則絀儒學索隱曰按絀音黜退而後之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

化清靜自正

索隱曰太史公因其行事於當篇之末結以此言亦是贊也又

云此是昔人所評老子之德故太史公引以記之○正義曰此都結老子之教也言無所

造焉而自化清靜不撓而民自歸正

莊子者蒙人也

地理志蒙縣屬梁國○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宋之蒙人也

記云蒙縣莊周之本邑征名周周嘗為蒙漆園

吏

正義曰括地志云漆園故城在曹州寃句縣北十七里此云莊周為漆園吏即此按

其城古屬蒙縣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  
闡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

萬言大抵率寓言也

索隱曰大抵猶言大略其書十餘萬言率皆立

主客使之相對語云偶言又音寓寄也故別錄云又作人姓名使相與語是寄辭於其人故莊子有寓言篇○正義曰率作胠音律寓音遇率猶類也寓寄也

胠胠篋

索隱曰胠猶言開篋胠音祛亦有音去篋音去切反○正義曰胠音丘魚

反篋音苦頰反胠開也胠猶類也此莊子三篇名皆誣毀自古聖君賢臣孔子之徒營求名譽咸以喪身非以詆孔子之徒○正義曰抱素任貞之道也以詆訛孔子之徒索隱曰

訛音訾謂訛許

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

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

索隱曰按莊子畏累虛篇名也即老聃弟

子畏累鄒氏畏音於鬼反累音壘劉氏畏音烏罪反累路罪反郭象云今東萊也亢音庚亢桑子王劭本作庚桑司馬彪云庚桑楚人姓名○正義曰莊子云庚桑楚者老子弟子北居畏累之山成贊云山在魯亦云在深州此篇寄庚桑楚以明至人之德微生之經若槁木無情死灰無心禍福不至惡有人灾言莊子雜篇庚桑楚已下皆空設言語無實事是衛生之經已

然善屬書離辭

正義曰屬音燭離指事類情正義曰剽正妙雖當世宿學不

用剽剥儒墨

正義曰剽正妙雖當世宿學不用剽剥儒墨反猶攻擊也

莊子庚桑楚篇曰

子物委地而同其敗是衛生之經已

泉本乍擗累路

罪及虛本乍虛

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已索隱曰  
汪羊又音晃養又作癢○故自王公大人不  
**能器之**正義曰威王當使楚威王聞莊周賢正義曰威王當使  
周顯王三十年使使辱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  
使辱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  
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  
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  
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索隱曰孤小也  
不可得○正義曰不可得也豚小豬特也願為小豚  
不可得正義曰不可得也豚小豬臨宰時願為孤小豚不可得也

子亟去索隱

曰音棘猶急也無汚我索隱曰汚烏故反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索隱曰污瀆音烏讀潢污之小渠也無為有國者所羈  
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巾笥藏之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爲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泥中乎大夫曰寧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與此傳不同

天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蓺詩書雖缺正義曰書算射微禮集索隱曰孔子家稱古詩書三千餘篇孔子刪三百五篇爲詩今亡五百篇又書緯編孔子

自虎臣云學當悟也言用先王導人情性使自覓集也

漢水出東郡漢陽南入鉅野竹節相去一尺若釣於漢水之上楚王累莊子待竿不顧曰

名漢

下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大

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已

索隱曰  
洸洋音

汪羊又音晃養又作癢

○故自王公大人不

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

正義曰威王當年使周顯王三十年使

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

不可得

○正義曰不可得也豚小豬也願爲小豚

時願爲孤小豚不可得也

牛羊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

索隱曰孤小也特也願爲小豚

孤

犧

牲也

臨幸時願爲孤小豚不可得也

子亟去

索隱

日音棘無汚我索隱曰汚猶急也烏故反我寧游戲汙瀆之中自快索隱曰汙瀆音烏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正義曰莊子云莊子使大夫往日願以境內累莊子待竿不顧日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巾笥藏之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爲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泥中乎大夫曰寧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與此傳不同

天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

自昔及

正義曰書集射微禮樂

索隱曰孔子集家稱古詩書三千餘篇孔子刪三百五篇爲詩今亡五百篇又書緯編孔子

自虎臣云學覺也  
悟也言用先君  
導人情性使自覓也

故言何以捕焉  
爲不稱說之也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索隱曰蓋楊惲東方朔見其文稱余而加太史公日其上盖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略聞由光義至高索隱曰謂太史公聞莊子說詳許由由遂逃箕山洗耳於頤水下隨自投於桐木務光負石自沉於盧水是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槩見何哉索隱曰染是梗槩謂略詩書之文辭遂不少梗槩載見何以如此哉是太史公疑於說者之言或非實也孔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

索隱曰謂悲其兄弟相讓又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睹音觀軼音逸謂見逸詩之文即下朱薇之詩是也不編入三百篇故云逸詩也可異焉者按論語云求仁得仁又何怨今其詩天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喪矣是怨詞也故云可異焉

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隱曰其傳蓋

韓詩外傳及呂氏春秋也其傳云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解者云夷齊蓋也伯仲又其少長之字地

理志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應劭云蓋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正義本前注丙寅作殷

湯正月三日丙寅括地志云孤竹古城在父廬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孤竹國也父

欲立叔齊及父季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

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

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

歸焉索隱曰劉氏云盍者疑辭蓋謂其年老歸就西伯及至西伯卒

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

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

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

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

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馬

○正義曰曹大家注幽通賦云夷齊餓於首

陽山在隴西首又戴延之西征記云洛陽東北首陽山有夷齊祠今在偃師縣西北又孟

子云夷齊避紂居北海之濱首陽山說文云首陽山在遼西史傳及諸書夷齊餓於首陽

凡五所各有案據先後不詳莊子云伯夷叔齊西至岐陽見周武王伐殷曰吾聞古之士

遭治一世不辟其性遇亂世不爲苟存令天下閭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若避之

以絜吾行二子北至首陽山遂餓而死又下詩登被西山是今清源縣首陽山在岐陽西北

齊餓死處

采薇而食之

索隱曰薇藪也爾雅

陸機毛詩草木疏云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索隱曰西山即首陽山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索隱曰以武王之暴臣易殷紂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索隱曰神農虞夏數撲禪讓之暴生而不自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之道起悠久矣終沒矣今逢此君臣爭奪于嗟徂守命之衰矣索隱曰于故我安適歸于嗟徂嘆之

辭也徂者往也死也言已今日餓死亦是命運之良薄不遇大道之時至憂而餓死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索隱曰言已觀此詩之情似是有慙耶又疑其云非是慙耶太史公曰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善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索隱曰又自起論云若夷齊之行如此可謂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索隱曰厭言飽也糟糠貧者之所食也故曰糟糠之妻是也然顓子一簞食瓢飲未見有糟糠之文

而卒登天天之罪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曰

殺不辜

索隱曰蹠與跖同並音之石反盜跖柳下惠弟見莊子爲篇名

○正義曰

按跖者黃帝時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爲天下大盜故世號古號之爲盜蹠

肝人

之肉

索隱曰劉氏云謂取人肉爲生肝非也莊子云跖方休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

彫暴戾恣睢

索隱曰暴戾謂兇暴而惡然也劉氏恣音如字睢音休季反恣睢謂恣行爲睢

惡之貌

○正義曰睢仰白目怒貌言跖兇暴

恣戾恣性而

劉氏白目也

聚黨數千人

索隱曰直音如字直音

橫行天下竟以壽

終

皇覽曰盜蹠冢在河東大陽臨河曲直終農華陰山蹠鄉○索隱曰直音如字直音

終

皇覽曰盜蹠冢在河東大陽臨河曲直終農華陰山蹠鄉○索隱曰直音如字直音

當也或音值非也

灌音同按灌水名因爲縣今之灌津關是亦爲縣○正義曰并地志云

盜蹠冢

在陝州河北縣西二十里河北縣本漢大陽縣也又今齋州平陵縣今盜蹠冢未

詳

是遵何德哉索隱曰言跖無道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其人遵行何德

也

此部索隱曰較明

而致此

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索隱曰較明

也

也言伯夷有古義而德而餓死盜蹠暴戾而壽終是賢不若楚

而遇而惡道長尤大著明之謚者也

至近

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

索隱曰謂若楚

靈魯相晉獻齊

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

靈魯相晉獻齊

索隱曰謂不仕暗君不飲盜泉裏足高山之頂竄身滄洲之濱是也○正義曰謂北

郭駱鮑焦時然後出言索隱曰論語夫行不等是也時然後言子時然後言行不由徑索隱曰濟臺謂明之行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索隱曰謂人臣之節非公正或致身命而卒遇禍災者不可勝數謂龍逢比干屈平伍胥之比余甚惑焉

儻音謂天道是耶悲耶索隱曰太史公感於不軌而遠樂公正而遇害爲天道之非而又是耶深感之也蓋天道玄遠聰聽暫遺或窮通數會不由行事所以行善未之福行惡未之禍故先達皆猶昧之也○正義曰儻音他蕩反儻未定之詞也

爲天道不敢的乎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言是非故云儻

從其志也正義曰太史公引孔子之言證前事也言天道人道不同任其運遇亦各從其志意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鄭玄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脩德以得之若於道可求而得之雖執鞭者古人之賤職我亦爲之也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安國曰所之道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歲衆木皆死然後知松柏少凋傷平歲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然後別之喻凡人處治世亦不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舉世混濁清士乃見索隱曰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是舉代見混濁則士之清寥者乃彰見故上文歲寒

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先爲此言張本也○正義曰言天下混亂清潔之士不撓不苟合於盜跖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伯夷讓德索隱曰謂之重若彼采薇而餓死之輕若此又一解云操行不軌富厚累代是其重若彼公正發憤而遇禍災是其輕若此也○正義曰君子疾重謂盜跖等也輕夷齊由光等也

沒世而名不稱焉索隱曰自此已下雖論伯夷得夫子而名彰顏回附驥尾而行著蓋亦欲微見已之著撰不已亦是疾沒世名不稱焉故引賈子貪夫徇財烈士徇名是也又引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者言物各從類以相求太史公言已亦是操行廉直而不用於代卒爵非罪與伯夷相類故寄此而發論○正義曰君子疾

也

之美賈子曰索隱曰賈誼也作鵠鳥賦云然故太史公引而稱之也

徇財正義曰徇財反求也烈士徇名夸者死權索隱曰言貪權勢以矜夸者衆庶馮生至死而不休故曰死權也索隱曰言貪權勢以矜夸者衆庶馮生矜其生也鄒誕生作每生每者冒也冒即貪之義○正義曰太史公引賈子讐作史記若貧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乃成其史記也

同明相照索隱曰已下義並繫辭云

雲從龍風從虎王肅曰龍潤謂同德者相應

舉而景雲

屬虎嘯而名風興張璠曰聖人作而萬物覩猶言龍從雲虎從風也

馬融曰作起也○索隱曰又引此句者謂聖人起而居位則萬物之情皆得觀見故已今

日又得著書言世情之輕重也○正義曰此有識也聖人有養生之德萬物有長養之情故相感應也此以上至同明相照是周易乾象辭也太史公列此等相感者欲見述作之意合萬物有睹也孔子沒後五百歲而已當之故作史記使萬物見睹之也太史公序傳云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名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作述六經云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

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導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微亂世返於正莫近於春秋按述作而萬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義正睹見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索隱曰日夷齊雖有賢行得夫子稱揚而名益彰著萬物雖有生養之性得太史作述而世事益睹見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索隱曰駢尾而致千里以喻駢穴之士趨舍有時若駢因因孔子而名乾駢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正義曰趨向也捨時有附驥尾而名曉達若堙滅不稱數者亦可悲痛也閭巷之人欲

行立名者正義曰：砥音旨，礪行脩德在鄉間  
後代也。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賞而名留

者若不託貴大之土，何得封侯爵

索隱述贊曰

天道平分

與善徒云

賢而餓死

盜且聚羣

吉凶倚伏

報施糾紛

子罕言命

得自前聞

嗟彼素士

不附青雲

老子伯夷列傳第一

史記六十一

管仲晏嬰本作

管晏列傳第二

史記六十二

管仲夷吾者，穎上人也。

索隱曰：穎水名，地理志：穎水出陽城漢有

穎陽臨穎二縣，今有穎上縣。

正義曰：車

弗云：管夷吾姬姓之後，管仲之子，敬仲也。

少卿

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

索隱曰：呂氏春秋管仲與鮑叔同賈

敗鮑叔，南陽及分財利，而管仲嘗欺鮑叔多

自取鮑叔知其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

有母，不以爲貪。鮑叔多

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

名奇至十

天道無親  
常與善徒

管仲

正義曰齊世家云鮑叔曰君將治齊則

不可棄吾之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桓公從之

事

車昭云鮑叔齊大夫妙姓之後鮑叔之子叔

牙管仲既用任政於齊以九惠之教一日光

二日慈三日孤四日疾五日獨六日病七日通八日縣九日絕是九惠也齊桓公

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正義曰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

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亡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善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不之乎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索隱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鶴產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孺孺產莊子虧虧

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耐涉耐涉產微凡十代也常為名大

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管仲既任政相齊正義曰國諺云齊桓公使

夷吾者五寬和惠民不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不若也忠惠可結於百姓不若也制禮義

可法於四方不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猛不若也

西漢小史下國語秦漢云至安也

以區區之

齊在海濱正義曰齊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

王氏東廣錄

俗同好惡故其稱曰

索隱曰是夷吾著書所稱管子者其書有此言

今舉其大體也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上服制度則六親固

正義曰上之服御物有制度則六親堅固也六親謂

外祖父父母一父母二姊妹三妻兄弟之子四從母之子五女之子六王弼云父母兄弟妻子也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管子曰四維者下令禮義廉恥也

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

正義曰言

爲政令甲下鮮少而百姓易作行也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

敗而為功貴輕重

索隱曰輕重謂錢也管子有輕重篇慎權衡

正義曰輕重謂恥辱也權衡謂得失也

桓公

實怒少姬索隱曰、謂處蕩舟歸、南襲察管仲

謂處蕩舟歸者

南襲察管仲

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

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於柯

之會正義曰、今桓公欲背曹沫之約

索隱曰、沫音殊

齊州東河

左傳作曹剗

○正義曰、以

義曰、沫莫葛反

管仲因而信之正義曰、以

之歸許之歸

魯侵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

地

索隱曰、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是知此爲政之所寶也

管仲富

擬於公室有三歸及坫正義曰、三歸三姓女

本元也、婦人謂嫁曰歸

又玷是邦君諸侯交會之時、所以爲禮也

土築壇丘上置焉

齊人不以爲後管仲卒

正義曰、括地志云管仲冢在青州臨淄縣

南二十一里牛山之阿、說苑云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

而國不治曰、何故管仲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市租而國不治曰、何故管仲曰、疏不能制近桓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寔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而不得此三權者亦其君也

不能使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

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

劉向別錄曰、萊者今東萊地也

○索隱曰、名平、字仲、字父、祖子名弱也

正義曰、晏氏齊記云、齊城三百里有夷安即

晏平仲之邑、漢爲夷安縣屬、高密國應劭云故萊夷維邑事齊靈公莊公

景公索隱曰世本及系本靈公名以節儉力環莊公名光景公名杵臼

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人正義曰謂已謙讓非云功能語不及之即危行人正義曰行下孟反謂君不正義曰謂已增脩業行畏責及也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人正義曰衡秤也謂國無道則制秤量之可行即行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繩縛中春秋云晏子之晉至中年覲弊寇反裘負

薪息於塗側晏子問曰何者對曰我石父也苟免饑凍爲人臣僕晏子解左骖贖之載與俱歸按與此文小異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

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曰懼

牀縛反注皇覽云晏子冢在臨淄城南菑水南相公冢西北括地志云齊相公墓在青州臨淄縣東南二十三里鼎足上又云齊晏嬰冢在齊子城北門外晏子云吾生近市死當易吾志乃葬故宅後之人名曰清節里按恐皇覽誤乃管仲冢攝衣冠謝曰

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使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已

彼不知我者言世俗不知我也

共御晏子僕御也

列女傳晏子長不滿五集作七

者索隱曰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方吾在知已謂以彼知我而我志蘊申亦已繩紺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惑寤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繩紺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失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

自下知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索隱曰皆管仲著書篇名九府蓋錢之府藏其書論鑄錢之輕重故云輕重九府餘如別錄之說○正義曰七略云管子十八篇在及晏子春秋索隱曰嬰所著書名晏子春秋今其書有七十篇故下云其書世多有正義曰詳其言

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

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

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正義曰：軼音逸

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

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

正義

曰：言管仲世所謂賢臣，孔子所以小之者，蓋以爲周道衰，相公賢主，管仲何不勸勉輔弼，至於帝王，乃自稱霸主哉？故孔子云：蓋爲前疑夫子小管仲，愚此小語曰：將

順其義，匡撫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正義曰：言管仲

相齊順百姓之美，匡救國家之惡，豈管仲之

全君臣百姓相親者，是管仲能也。

謂采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索隱曰：左傳崔杼殺莊公，晏嬰入枕莊公尸服而哭之，成禮而出。崔杼欲殺之，是也。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類，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索隱曰：太史公之羨慕仰企平仲之行，假令晏生在世，已雖與之爲僕隸，爲之執鞭，亦所忻慕。其好賢樂善如此，賢哉良史可以示人臣之炯戒也！

索隱述贊曰：

夷吾成霸

平仲稱賢

栗乃實廩

豆不掩肩

轉褐為福

危言獲全

孔賴左社

史忻執鞭

成禮而去

人望存焉

家語曲孔子貢曰  
子罕二三其事  
祀其先祖而豚肩  
不掩肩註云祭祀  
惟用豚肩不樽酒  
蓋之尊

管晏列傳第二

史記六十二

老子韓非  
李作

申不害韓非列傳第三

史記六十三

開元二十三年勅昇老子莊  
子爲列傳首故申韓爲此卷

申不害者京人也

索隱曰申子名不害按別  
錄云京今河南京縣○正

義曰按地志云京縣故城縣

東南二十里鄭之京邑也

故鄭之賤臣學

術以干韓昭侯

索隱曰術即昭侯用爲相內

循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

申子之身國治

丘彊無侵韓者

索隱曰王勃按紀年韓昭侯  
之出兵冠屢交異乎此言

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

用古文以

院  
所記也○正義曰陳孝緒七略云申子二十篇

緒七略云申子三卷也

韓非者正義曰陝孝緒七略云韓子二十卷

韓非者韓非家云王安五年非使秦九年虜

韓王安五年非使秦九年虜

王安韓

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

新序

曰申子之書言人主富執術無刑因循以下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爲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故號曰刑名術之書而其

○索隱曰著書三十餘篇號曰韓子而其

之論誠駿游滌法制無私而名實相稱故曰

歸於黃老斯未爲得其本旨今按韓子書有

大歸貞  
歸本一說

解老喻者二篇是大非為入口吃正義曰不抵亦崇黃老之學

音訛

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

正義曰荀卿孫鄭子

二十二卷名况趙人楚蘭陵令避漢宣帝諱改姓孫也

李斯自以爲不如

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

索隱曰韓王安韓

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族

制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

賢反舉浮濶之蠹而加之於功賞之上以爲

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

賢反舉浮濶之蠹而加之於功賞之上以爲

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

正義曰  
也、曾、魁、鍪也

今者

所養非所用

索隱曰、言非疾時、君以祿養其臣者、乃皆安祿奉交之臣、非勇

悍忠梗

及奸衡禦侮之人、所用非所養事任、並非常所

禄養之人、故難

可盡其死力也、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隱

日又非姦邪諂諛之臣、不容廉直之士、觀往者得失之變、正義

見王安不用忠良、令國消弱、故觀往古有

國之君、則得失之變異而作韓子二十卷

故作孤憤五蠹内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

索隱曰、此皆非所著書篇名也、孤憤、孤直不

容於時也、五蠹蠹政之事有五也、內外儲按

韓子有內外儲說篇、內儲言明君執術以制臣下之利，在己、故曰內也、外儲言明君蓄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也、儲蓄二事所謂明君也、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今韓子有說林上下二篇、說難者說前人行事與已不同、而詰難之、故其書有說難篇也、其書有說難、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索隱曰、說音稅游說之道爲難、故曰說難、其書詞甚高、故特載之、然此篇亦與韓子微異、頗省小不同、劉白莊亦申其意粗釋其微文、齒旨故有劉說也、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正義曰、凡說難識情理、不當

知故言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乃爲難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

之難也正義曰能分明吾意以說之亦又未爲難也尚非甚難

王元五十九

敢橫失能盡之難也索隱曰韓子橫失作橫

橫無失陳辭發策能盡說情此雖是難尚非難也○正義曰橫擴孟反又非吾敢有橫失

詞理能盡說已之情此雖是難尚非極難也

凡說之難在知可說

之心可以吾說當之索隱曰劉氏云開說之心者謂人君之心也言以人臣疎末射尊重之意貴賤隔絕旨趣難知自非高識莫近幾會故曰說之難也乃須審明人主之意必以說其情故云吾說當之也

王元五十九

○正義曰前者三

說並未爲難凡說之難者正在於此言深辨知前人意可以吾說當之閭與前人心會說則行乃取說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

利則視下節苟遇卑賤必棄遠矣索隱曰謂

中心本出欲立高名者也說臣乃陳厚利是其見下節也既不厭高情故遇卑賤必棄遠矣劉氏云稽古義黃祖述堯是爲名高也

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

矣索隱曰亦謂所說之君出之意本規厚利而說臣乃陳名高之節則是說者無心遠於我之事情必不收用也故劉氏云若秦孝公志於彊國而商鞅說以帝王故怒而不用也

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索隱曰：韓  
陰顯者陽也，謂其君實為厚利而詐作欲為  
名高之節也。○正義曰：前人必欲厚利，謗慕  
名高，則陽收其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  
而實疏之。善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  
棄其身。索隱曰：謂若下文云鄭武公陰欲伐  
胡，而關其思極論深計雖知說當終遭顯戮也。  
○正義曰：前人好利厚誅，慕名高說之以厚利，則陰用說者之言，而顯不收其  
身說士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  
可不慎。此之不可不知也。

事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

事。正義曰：事多相類論言或說其相類事之事，前人覺悟便成漏泄，故身危也。如是  
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  
其惡者，則身危。正義曰：人主有過失之端，繙  
惡則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正義曰：渥，濡  
身危。周至之恩澤而說事當理事，說行而有功  
行有功，君不以為恩德，故德亡。說行而有功  
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  
索隱曰：謂人臣事上，其道未合，至周之恩，未  
霑渥於下，而輒吐誠，極知其道說有効，則其  
德亦亡。亡無也。韓子作見忘，然見忘勝於德  
亡也。又若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

危是恩意未深報評時政不爲外信更致嫌  
疑若下丈所云隣父人以墻壞有盜却爲見  
有敗壞則必致危殆若此者身危也夫貴

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  
正義曰與音頤人主先得其計已彼顯有形  
功說者必前發其蹤跡身必危亡  
出事廻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隱謂人主明有所出事乃自以爲功而說者  
與知是則以爲間故身危  
○正義曰人主明預知其計而說者身亡危  
所出事乃以有所營爲說者覆之以其所必  
不爲索隱曰劉氏云若項羽必欲衣錦東歸  
而說者彊述關中違旨忤情自招誅滅

也○正義曰彊其兩反人主必不欲有爲而說者強令爲之止之以其所

不能已者身危

索隱曰劉氏云若漢景帝欲廢栗太子而周亞夫強欲止

之竟不從其言後遂下獄也○正義曰人主已營爲而說者彊止之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已

正義曰間音紀覓反說彼大人之短

以爲竊已之事情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乃爲刺譏聞之

索隱曰韓子鬻權作賣重謂薦彼細微之人  
言堪大用則疑其挾詆而賣我之權○正義

則疑其挾詆賣已之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

日鬻音育劉伯莊云論資正義曰說人主愛行人論其所憎則以爲借

主以爲借已之資藉也

嘗已正義曰論說人主所憎惡徑省其辭則

不知而屈之索隱曰謂人主意在文華而說爲無知而見屈辱也以爲嘗試於已也徑省其辭則

○正義曰省山景反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索隱曰謂人主志在簡要而說者務於浮辭汎濫博涉文華則君上嫌其多造詣文而無當

○正義曰汎濫浮辭也傳文廣言句也言浮說廣陳必多詞理時乃永久人主疲倦當浮說廣陳必多詞理時乃永久人主疲倦

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正義曰懦音乃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亂反說者陳言

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正義曰懦音乃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亂反說者陳言

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正義曰懦音乃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亂反說者陳言

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

敵而滅其所醜索隱曰所說謂所說之主也

生之所敬而時以文飾之滅其所醜謂人主

有所避諱而醜之遊說者當滅其事端而不

言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人自知其

失誤說士無以失誤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

窮挫之乃爲詎上也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

怒之意而攻間之是以卑下之謀自敵於上以致謾德也正義曰斷音端亂反劉伯莊云貴人斷甲爲是說者以乙破之乙之理難同處以下也

敵上也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槩之索隱

飾之無傷

猶格也。劉氏云：秦昭王決欲攻趙，白起苦說其難，遂已之心，拒格君上，故致杜郵之禍。○  
正義案：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  
古代反。以飾之無傷也。正義曰：劉伯莊云：貴入與甲無傷，甲乙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矣。也。索隱曰：按上文言人主規事，譽人與人同計同行，今說者之詞不得傷於同計同行之人，仍可文飾其類也。又若人主與同失者而說者，則可明節其無失也。○正義曰：人主與甲同失，說者之無失。文飾甲太忠無所拂辭。索隱曰：拂音佛。大忠志在匡君於善。君初不從，則且退止待君之悅而悟於君也。又幾諫之不拂悟於君也。悟言無所擊排。

索隱曰：謂大忠說諫之詞，本欲歸於安人興化，亦無別有所擊射排擯。按韓子作擊摩廻後伸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正義曰：爲拂，忤古一字，假借耳。拂，違也。忤，逆也。言大忠之事，擬安民興化事，在匡弼君初亦不擊排，乃後周澤露濡君臣道合，乃敢辯智說焉。此所以親近而不見疑，是知盡之難也。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索隱之難也。日：謂人臣盡知事上之道，難也。韓子作得盡之辭。正義曰：言說士知談說之難也。爲能盡此談說之道，得當人主之心。君臣相合，乃是知合，乃是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索隱曰：道合，曠日已久，誠著於君也。君之渥澤，周浹於臣，魚水相湧，鹽梅相和也。深計而

猶格也。劉氏云：秦昭王決欲攻趙，白起苦說其難，遂已之心，拒格君上，故致杜郵之禍。○  
正義案：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  
古代反。以飾之無傷也。正義曰：劉伯莊云：貴入與甲無傷，甲乙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矣。也。索隱曰：按上文言人主規事，譽人與人同計同行，今說者之詞不得傷於同計同行之人，仍可文飾其類也。又若人主與同失者而說者，則可明節其無失也。○正義曰：人主與甲同失，說者之無失。文飾甲太忠無所拂辭。索隱曰：拂音佛。大忠志在匡君於善。君初不從，則且退止待君之悅而悟於君也。又幾諫之不拂悟於君也。悟言無所擊排。

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

正義

日夫知盡之難則君臣道合故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君不疑與君交爭而不罪而得明計國之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任職祿於身以此君臣相執持此說之成也。

**伊尹為庖**

正義曰殷本紀云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王道是也。

**百里奚為虧**

正義曰晉世家云龍襄滅虞公及大夫百里以媵秦穆姬也。

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

正義曰汙音烏故反

**庖虜則非能仕之所設也**

索隱曰韓子作能士之所恥也宋

**有富人天雨墻壞**

其子曰不築且有益其鄰

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

正義曰其子隣父說皆當矣而初見疑非處知則難乎

**昔者鄭武公欲伐胡**

正義曰世本云胡歸在豫州郾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

**用兵誰可伐者**

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

**思曰胡兄弟之國也**

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

之以鄭為親戶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

正義曰當浪反

然而甚者為

戮薄者見殺亦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

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

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

正義曰龍虫類也故言龍

之為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心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

能無嬰人主逆鱗則幾矣

索隱曰。幾庶也。

謂庶幾於善謙

說○正義曰。說者能不犯人主逆鱗。則庶幾矣。

人或傳其書至秦。秦

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笄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

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求李斯使人遺非藥。使人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戶。以爲上。韓非知之。日。賈梁監門。子盜於梁。強於趙。而遂取。出監門。子梁太盜趙。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勵群臣也。王召賈問之。賈答云云。迺申子韓子皆著書。傳于後世。學誅韓非也。

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

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自勸之意也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胡反用法慘急而鞠礉深刻少息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非索隱述贊曰

伯陽立教老子清淨無為道尊東魯老子莊蒙栩栩老子申害卑卑老子

刑名有術說難極知悲彼周防韓非依老子斯贊不至守防竟被害也所悲也

終亡李斯

申不害韓非列傳第三

史記六十三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史記六十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索隱曰：穰苴氏之族，爲大司馬。故曰：司馬穰苴也。○正義曰：穰音若羊反。苴音子徐反。曰：穰苴爲司馬官主兵。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索隱曰：阿甄音康地記曰：阿即東阿也。地理志云：甄城縣屬齊河。○正義曰：河上黃河南岸地，即滄德二州北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

之以爲將軍。索隱曰：謂命之爲將，以將軍也。將音即匠反。遂以將軍爲官名。故戶子曰：十萬之師無將，將軍，抑燕晉之師。

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間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中行子曰：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正義曰：按日日謂明日。日，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索隱曰：立表謂立木爲表，以視日景。

下漏

謂下滴漏也

謂下滴漏也

謂下滴漏也

謂下滴漏也

謂下滴漏也

已為監軍不甚急正義曰已音紀監甲斷反親戚左右送

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正義曰其表也決漏者謂隱

日仆音赴也仆者謂卧其表也決漏者謂

决去其壺中漏水以賈失期過日中故也

八

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卷之三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太夫親戚送之故留卷之三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

軍約束則忘其親卷之三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卷之三隱

只援音袁抱音浮○正義

今

敵國深侵邦內

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

蒲本左

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卷之三名軍正問

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卷之三對曰當斬卷之三莊賈懼

卷之三

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

莊賈以徇卷之三三軍之士皆振慄卷之三父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卷之三穰苴曰將在軍

君令有所不受魏武帝曰苟便於事不拘君命問軍正曰軍

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  
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斬之乃斬其僕車之左  
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索隱曰謂斬其使者  
之左驂以飾者在左故也○正義曰駙音附  
劉伯莊云附者箱外之立木承重校者徇行  
示也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  
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  
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正義比作其  
兵必耳反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

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  
而解正義曰度黃河水北去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  
邦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  
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  
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  
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鮑叔牙氏高國之屬害  
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  
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索隱曰田乞田僖  
相

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也

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

索隱曰此文  
誤也當云用

和自立至其孫因號為齊威王故世家  
云田和自立號太公其孫號威王也用兵

行威大放穰苴之法

正義放方往反

而諸侯朝齊齊

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

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深閑廓遠雖三代

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以廢矣

索隱曰謂

司馬法說行兵揖讓有三代之法而齊區區小國又當戰國之時故云少衰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捐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

燕侵河上

齊師敗績

舉薦穰苴

武能威敵

斬賈以徇

三軍驚惕

齊卒既彊

彼寇退壁

法行司馬

實賴宗戚

常曾孫和自立為齊威王也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史記六十四 鄭首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史記六十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

正義曰魏武帝云孫子者齊人事於吳王圖固爲吳

將作兵法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

○子

之十三篇

正義曰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案

十三篇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

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勤矣對曰可闔廬

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羨

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

二人各為隊長

索隱曰隊徒對持戟令反長竹而反

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半婦人曰知之  
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  
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鉗鉞即三令  
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  
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  
之左婦人復大笑如右婦人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  
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  
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覽且斬

愛姬大駛趣使使下急索隱曰趣音促冷急也使色吏反曰寡  
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  
甘味願勿斬也甘言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  
在軍君命有前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  
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  
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  
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  
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

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

用其實。於是閭盧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

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

有力焉。孫武既死。越絕書曰吳縣巫門外大冢孫武冢也去縣十里○

索隱曰越絕書子貢所著恐非也其書多記吳越亡後土地或後人所錄○正義曰七錄

云越絕十六卷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郢或云伍子胥撰

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索隱曰臏頻忍反龐涓古玄反

消銳皮江反古玄反

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索隱曰弟且也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

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

正義曰射音石隨逐而射賭千

及臨質

索隱曰質猶對也特設對射

孫子

索隱曰質謂堋非也

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

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

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

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

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

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

輜輶名輜劖也

謂軍糧什物雜廁載之以其累故称輜重

摶亦作摶麾

利云抵摶也亢猶敵也當擊彼遠

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  
趙孫子曰夫鮮雜亂紛糾者不控捲索隱曰雜亂紛糾也解雜亂紛糾者當善以手解之不可控捲而擊之捲即拳劉云控總捲縮非

也救鬪者不搏搘索隱曰音博戰謂救鬪者搏搘則其怒益熾矣按善搘解之無以手助相

敵謂以手持搘刺人也批亢擣虛索隱曰批

亢音告浪反按批者相排批也昔白滅反言敵人相亢拒也擣者擊也衝也虛者空也按謂前人相亢必湏批之彼兵若虛則衝擣之欲令擊渠之虛也此當是舊語故孫子以言之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索隱曰謂若批其

相亢擊擣彼虛則

是事形相格而其勢自禁止則彼自爲鮮兵也

今梁趙相攻輕兵銳

卒

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

大梁據其衝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

是城一舉解趙之圍而收辭才魏也

索隱曰

列兵據大梁之衝是衝其方虛之時梁必釋趙而自救是

一舉釋趙而擊魏

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

後十五年

索隱曰王助按紀年梁惠王十七年齊田忌敗梁桂陵至二十七年

十二月齊田忌敗梁馬陵計相去無十三歲也魏與趙攻韓韓告急

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

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

田忌曰彼三曹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

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

利者蹶上將

魏武帝曰蹶猶挫也○索隱曰巨月反劉氏云蹶猶斃也

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

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白為三萬竈龐

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

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自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堅辛之名

索隱曰暨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子謂臘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臘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真子曾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

殺其謗已者二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項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

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索隱曰王劭云此李克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盡能得士心又公叔之僕捕起爲人節廉豈前貧而後廉何計之相反也今李克言起貪者起本家累千金破產求仕非實貪也蓋言貪者是貪榮名耳故母死不葬殺妻將魯是也或者起未委質於魏猶有貪迹及其見用則盡廉能亦何異乎陳平之爲人也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羸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痏者起爲吮之

索隱曰、呴音大、率母聞而哭之人曰、子率也、  
軟反、又才軟反、率母聞而哭之人曰、子率也、  
而將軍自呴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  
吳公呴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  
今又呴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丈  
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  
西河守、以拒秦韓魏、丈侯既卒、起事其子武  
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義  
哉、平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

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  
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  
南、羊腸在其北、賛曰、今河南城爲直之、皇甫  
謐曰、壺關有羊腸坂、在太原  
九十九里、北脩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  
門、索隱曰、劉氏按、封都朝歌、今孟山在  
其西、今言左、則東邊別有孟門也、右太  
行、常山在其北、太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  
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君若不脩德、舟  
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楊子法言曰、美哉言乎、  
使建之用兵、每若斯則

太公何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

以加諸

武侯曰善

即封吳起為

西河守

甚有

聲名魏置相相田文

春秋作商文

吳起不悅

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

起曰

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

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

甲子丁

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亡不

敢東鄉韓趙賓從子魏與起文曰不如子起

文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

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

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

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

屬之於子采屬之於我采起默然良久曰屬

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

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為相

索隱

之公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

族公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

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

漢書傳娶天子女

尚公主娶諸侯

皆卑下多名曰肥

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

也而侯之國小又與翟秦壤界臣竊恐起之

壞索隱本作壞

尚娶公主謂之尚

言帝王之女尊

而尚之不敢言要

漢書傳娶天子女

尚公主娶諸侯

皆卑下多名曰肥

也

公羊傳婦人謂嫁曰

不急之官無用  
之官也

無留心也。武侯即曰：柰何？君因謂武侯曰：試  
返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  
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名吳起而與歸，即令公  
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  
矣。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  
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  
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  
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暮戰鬪之士，要  
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  
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  
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  
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  
之徒，因射刺吳起，並中悼王。索隱曰：楚系家悼王名疑。悼王既葬，太子立。王賊也。乃使令尹盡誅射  
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殺，而夷宗死者七  
十餘家。

史記卷五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  
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  
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  
能行。孫子籌策。龐消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  
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  
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索隱述贊曰。

孫子兵法。一十三篇。義人既斬。

孫武斬吳王之餘隊長之也

良將得焉。刖孫臏脚。籌策龐消。  
吳起相魏。西河稱賢。慘礪事楚。

死後留權。

太子立誅財吳起者

礮胡筆切刻也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史記六十五

伍子胥列傳第六

史記六十五

伍子胥列傳第六

史記六十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

例序世家

伍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

索隱曰  
舉直諫

見左氏  
楚世家

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

平王有

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

索隱曰左氏  
作費無極

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

忌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

史記卷三  
秦女好

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為太子取婦

王世曰伍員俠客之雄也  
重在伸忘詭謀全在雄  
也重在全身負勇勝知  
和勝守

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已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明按地理志穎川有  
日狀父本陳邑楚伐陳而有之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

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索隱  
楊城父司馬之姓名也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

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為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貞為人剛戾忍詒音大詒反索隱日鄖氏作諾能成太事彼見來之弁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入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邵宗曰伍尚之就執正也足是逃生措也雖然居盡責知權臣而知信則必服力據哉居首而知信則必服力強國間罪于楚遠不當立者取諱臣無忘載之平市乃也而耕圃可勞不知出此而引兵入郢其為辱有不思言者仇人而敗二國言莫知權哉雖然為高也易為君子也難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何益

邵宗曰伍尚之就執正也足是逃生措也雖然居盡責知權臣而知信則必服力據哉居首而知信則必服力強國間罪于楚遠不當立者取諱臣無忘載之平市乃也而耕圃可勞不知出此而引兵入郢其為辱有不思言者仇人而敗二國言莫知權哉雖然為高也易為君子也難

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名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為天下笑耳謂貞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索隱曰劉氏貫音彎又古患反謂謂滿張弓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

豈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

至宋宋有華氏之亂索隱曰春秋昭二十年宋華玄向寧華定與君

爭而出奔是也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

太子建又適晉晉項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

太子太子能爲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

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

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

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

吳夜行盡伏出到昭關  
吏欲執之胥詣門而叩之  
我有珠也今我已亡之矣我持告子欲取之聞  
吏因舍之

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索隱曰其關在西江乃吳楚之境

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篲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

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

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

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耶不受伍胥

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

○索隱曰張勃晉人吳鴻臚儀之子作至於

吳錄故裴氏註引之漂音栗水名也

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父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復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鐘離居巢而歸索隱曰二邑楚縣也蓋遠尚書序巢伯來朝蓋因居之於淮南楚地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

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釋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索隱曰左傳謂專設諸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為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數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

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  
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貞以為行人而與  
謀國事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犁伯州犁之  
孫伯嚭亡奔吳徐廣曰伯州犁者晉伯宗子  
嚭亦姓伯又別氏郤楚世家云殺郤宛子曰伯  
之宗姓伯氏子曰嚭吳出家云楚誅伯州犁  
其孫嚭附錄吳亦以嚭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  
奔吳也附錄吳亦以嚭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  
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索隱曰公子後  
燭甫及蓋餘後

聞闔廬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

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  
枝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  
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  
六與潛六古國臯陶之後所封備縣有天柱山五年伐越敗之  
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案左傳楚公子貞  
字子常此言公子又兼稱囊瓦誤也將兵伐吳吳使伍貞迎擊  
大破楚軍於豫章豫章在江南○索隱曰按杜預云昔豫章在江北蓋後徙之於江南也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

晉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歸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索隱曰繫音古賚反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子常公孫瓦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郢楚都○索隱曰郢音以正反又以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逃反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逃

亡入雲夢盜擊王

王走鄭

音云國名○索隱曰走育奏走向也

鄭古之鄭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

不亦可乎鄭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正義曰今有楚昭王故城昭王奔隨之處宮之北城即是具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

王子綦匿王已自為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於具不吉乃謝具不與王始伍負與申包胥爲交貞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

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亦能破人正義曰申包胥言聞人衆者雖一時凶人暴勝天及天降其凶亦破於強暴之人今子故平王之臣魏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索隱曰倒音丁老反施如字子胥言志在復讐常恐且死不遂本心今幸而報豈論道理乎譬如人行前途尚遠而日勢已暮故其在顛倒疾行逆理施事何得責吾順理乎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冥六月敗吳兵於稷稷因按

地名在外○索隱曰左傳作稷丘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閹盧弟夫槩乃亡歸自立為王閹盧聞之乃

王世貞曰吳秦連而救楚者尤傳以爲申包胥與韓國策以爲蘇子瞻此非一人戰國策之誤也

繹楚而歸擊其弟夫旼夫旼敗走遂奔楚

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旼於堂谿

徐廣曰在慎縣霸案地理志汝南有吳房縣應劭曰夫旼奔楚封於堂谿本房子國以封

吳故曰吳房然則不得在慎縣也○正義曰案今豫州吳縣在州西北九十里為堂

谿氏遷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歲

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

音普寒反又音普

○索隱曰蓋鄱陽也

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鄀

音若楚地

○索隱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

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

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姑蘇

傷闔廬指

正義曰姑蘇當作檇李乃文誤也左傳云戰檇李傷將指卒於陘是

也解在吳世家軍郤闔廬病創

楚良

將死謂太子夫

差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

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

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

音椒

○索

字○正義曰太湖北中椒山也解在吳世家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

千人棲於會稽之上

正義曰上地名在越州會稽縣東南十二里

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諳和

索隱曰劉氏云

大夫姓種名非也按今吳南有文種埭則種

姓文爲大夫官也○正義曰高誘云大夫種

乃伏父所也

姓文氏字子禽楚之郢人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誅之伍

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勞本王不滅後必

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

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

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

吊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

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

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

大敗齊師於艾陵

正義曰括地志云艾山在兗州博縣南百六十里

本齊博邑遂威鄒魯之君以歸

正義曰鄒君居兗州鄒縣魯曲阜縣

益疏子胥之諫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

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

寶以獻遺大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賂越其愛

杜注原其子改姓為王孫故  
以辭其禍

孔注顛隕城墜也不恭  
不孝上命杜注從掃不恭  
者也

哀十二年又引此文杜注云  
易種轉生種類也

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  
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其信浮辭  
詐偽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畝用之且盤  
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鼻殄滅之俚無遺育  
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  
杜錯其人性自頗越後極不肖多亡毫  
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  
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  
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  
德與絕也

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  
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  
猜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  
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  
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  
專懷彊諫索隱曰懷音皮通反沮毀用事徒幸吳之敗  
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  
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輶謝詳病不行王不

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懿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主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鏤錄于反，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今善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主。」

不得立。正義曰：器謂棺也。以吳必亡也。左傳哀十二年。吾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吾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全可以為器。正義曰：器謂棺也。以吳必亡也。左傳云：樹吾墓，檀可材也。吳其亡乎？而抉吾眼。索隱曰：抉音烏。縣吳東門之上。正義曰：東門，謂越軍開示浦子胥。浦音覆淨，反覆淨，謂隨濤入故以名門。顧野王云：浦一名江豚。欲風則涌也。以觀越寇之入。鮑門也。今名葑門。音普姑。反覆淨，謂鮑魚一名江豚。欲風則涌也。以觀越寇之入。隨濤入故以名門。顧野王云：

尸盛以鷗夷革

應劭曰取馬革爲鷗夷鷗夷  
檼形正義曰盛字音成檼音

古曷浮之江中

徐廣曰魯哀公十一年○正義曰案年表云吳王夫差十

一  
年

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

正義曰越軍於記曰

蘇州東南三十里三江口又向下三里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後因立廟於此江上今其側有浦名上塘浦至晉會稽太守麋豹移廟吳郭東門內道南今其廟

見在

因命曰胥山

張晏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遠百里故云江上○正義

日吳地記云胥山太湖邊胥湖東岸山西臨

胥湖山有古葬胥三王廟按其廟不干子胥事

事太史誤矣

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鮑

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

吳王欲討其賊不

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名魯衛之君會之橐

阜

索隱曰音拓阜杜預云地名在淮南浚道縣東南○正義曰橐阜故縣在廬州巢縣

西北五十六里

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

正義曰在

許州封丘縣南七里

以令周室越王勾踐襲殺吳太子

索隱曰左傳太子名友

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

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勾踐遂滅吳殺王夫

差而誅太宰嚭

朱豐曰勾踐誅伯嚭以不忠于君高祖斬丁公以掩不忠于主此二事可以為審

與己比周也

正義曰紀音二

伍子胥初所與俱亡

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之

時楚惠王欲召勝歸

楚葉公諫曰大傳子西子曰之

正義曰上式涉反杜

預云子高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惠

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鄖

徐廣曰頽川鄖陵是

○正義曰鄖晉偃括地志云故鄖城在豫州郾城縣南五里與褒信縣有白亭○止義曰白公徐廣曰汝南褒信縣有白亭又許州扶溝縣又有白公故城又許州扶溝縣北四十五里北又有白亭也

白公歸楚三

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怒鄭之殺其

父乃陰養死士來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

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於

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

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左傳作

子期之子平見日王孫何自礪也

何以為勝曰欲以殺子西

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為也其後四

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

聚於朝。索隱曰：左傳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

劫之。王如高府。索隱曰：杜預云：楚之別府。石乞從者屈固

徐廣曰：一作惠王。從者屈固，楚世家亦云王從者○索隱曰：蓋此本爲得之左。傳云：石乞

尹門圍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負楚官。則公陽是楚之大夫王之從者也。

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宮。索隱曰：昭王夫人即惠王母，乃越女也。

葉公聞白公爲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終。正義曰：左傳云：自公奔而縊。而廬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亨石乞曰：事成爲

卿不成而亨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烹石乞而立惠王復立之。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

行之於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

死，何異蠭蟻棄小義，雲大恥？名垂於後世，悲

夫！方子胥窘於江上。索隱曰：窘求殯反道乞食，志豈

能致此哉？白公無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

不可勝道者哉

索隱述贊曰

夫子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嗟彼伍氏，被茲凶慝。貞獨忍詣，志復冤毒。霸異起師，伐楚逐北。鞭戶雪恥，太史抉眼棄德。

伍子胥列傳第六

史記六十六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史記六十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索隱曰：孔家語亦有七十人，唯丈翁孔廟圖作七十二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顙有兄。

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

宰我、子貢。索隱曰：論語一曰德行，二曰言語，三曰政事，四曰文學。今此文政事

在言語上，是其記有異也。文學子游、子夏、師也。僻音子張才。

適人失於邪僻之列也。○正義音僻。

曾也。曾子遲鈍。樂

也愚。○正義曰：愚直之愚。

冉也。○正義曰：吸

音畔。○索隱曰。論語先言柴、次芻、次師、次由。今此傳序之亦與論語不同。不得輒言其誤也。

○正義。昔岸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

屢中。

何晏曰。言回庶幾於聖道。雖數空匱而

樂在其中。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億

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日屢猶妄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也。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

道予貞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

外寬而內直。自娛於隱括之中。直已而不對於人。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於不休息矣。

齊晏平仲於楚。老菜子於鄭。子產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

○索隱曰。大戴記云。蹈忠而行信。終日

言不在尤之内。國無道。處賤不於魯孟公綽。閼貧而能樂。蓋老菜子之行。

數稱減文仲柳下惠。

孝恭茲仁允德。圖義約

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

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

大戴

禮曰。孔子云。國家有道。其言足以興。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所行。觀於四

方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蓋介山子然之行也。

說苑曰。孔子歎曰。銅鞮伯華無死。

天下有定矣。晉太康地記云。銅鞮晉大夫角舌赤之邑。世號赤曰銅鞮白華。○索隱曰。自

臧文仲已下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其所嚴事  
自老子及公綽已上皆孔子同時人也按戴  
德撰禮號曰大戴禮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  
篇亡見今存者有三十八篇今裴氏所引在  
衛將軍篇孔子稱祁奚對晉平公之辭唯舉  
銅鞮介山二人之行也家語又云不克不忘  
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行思天而敬人服  
義而行信蓋趙文子之行事君不愛其死謀  
身不遺其友蓋隨武子之行地理志銅鞮縣  
名屬上黨○正義曰鞮丁奚反按銅鞮潞州  
縣也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正義曰少  
成妙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焉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孔安國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孔子曰賢

哉回也

衛瓘曰非大賢樂道不能若此故以稱之○察隱曰衛瓘字伯玉習太保

亦注論語

一簞食一瓢飲孔安國曰簞笥也

故裴引之

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安國曰顏回陋巷不改其所樂也

回也如愚孔安國曰於孔子之退其言默而識之如愚也

退

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孔安國曰樂道雖簞食在

其陋巷不改其所樂也

回也如愚孔安國曰於孔子之退其言默而識之如愚也

退

而省其私亦足以教回也不愚

孔安國曰案孔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

與爾有是夫

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

止唯我與顏回同也藥聲曰用直咬久

已而後行、不假隱以自高、不屈道以要名、時人無知其實者、唯我與爾有是行。○正義曰：

肇字永高平人、晉尚書郎、作論疑釋十卷、又語駁虛二卷、因年二十九髮。

**盡白蚤死** 索隱曰、家語亦云、年二十九而髮

白、三十二而死、王肅云、此久遠之

書、年數錯誤、未可詳也、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則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二也、今此爲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曰、顏回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

死、有棺而無櫬、或爲設事之詞、按言回死、在伯魚之前、故知以論語爲設詞、孔子

**哭之慟曰、自吾有門人益親** 王肅曰、顏回

之友、能使門人日親於孔子、曾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

**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何晏曰、凡人任情喜怒、分墨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

**閔損字子騫** 鄭玄曰、孔子弟、目錄云、魯人

**少孔子十五歲**

**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

**之言** 陳群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

**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 索隱曰、論語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子騫曰善、爲我辭焉、是不仕也、如有復我者、孔安國曰、善、大夫不食汙君之祿也、如

善爲我辭焉、是不仕也、如有復我者、孔安國曰、善、大夫不食汙君之祿也、如

者重來必在汶上矣孔安國曰去之汶召我水上欲北如齊

冉耕字伯牛鄭玄曰魯人

李平

孔子以為有德行伯牛

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包氏曰牛有惡病不欲見人孔子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者痛之甚也

冉雍字仲弓鄭玄曰魯人

李平

○索隱曰家譜云

冉牛之宗族少

孔子二十九歲

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

大祭

孔安國曰

莫尚乎敬

在邦無怨

在家無怨

包氏曰

在邦爲

大祭

孔安國曰

中正

中犧牲雖

欲以其所生犧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

父雖不善不

害於子之美

○

冉求字子有鄭玄曰魯人

李平

孔子二十九歲為季

氏宰

孔安國曰

千室

卿

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故曰

邑百乘之家孔安國曰大夫之邑卿

李平

孔子二十九歲為季

氏宰

孔安國曰

千室

卿

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故曰

百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孔安國曰賦兵

賦也仁道至太復問子路仁乎

孔子對曰如

不可全名也

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包氏曰賑窮

子曰行之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

聞斯行之孔安國曰當白

子華怪之敢問問父兄不可自專

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鄭玄曰言弗有性謙退子路務在

故退之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徐廣曰尸子曰子路卞

之野人○索隱曰家語

一字季路亦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云是卞人也

志伉直冠雄雞佩瑕豚

冠以雄雞佩以瑕豚二物皆勇子路好勇

故冠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

儒服委質

索隱曰服虔注左氏云古者始事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

然後爲臣示必死節於其君也因門人請為弟子子路問政

孔子曰先之勞之

孔安國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悅

以使民民請益曰無倦

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忘其勞少故請益曰無倦者

行此二事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

無倦則可

為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剛李充曰既稱君

也若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於赴患致命而

不知正簡義者則亦陷乎爲亂而受不義之

貴也○索隱曰充字弘度

晉中書侍郎亦作論語解

小人好勇而無義

則盜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安國

聞未及行故恐獲

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

其由也與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

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折獄者唯

子路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樂肇曰適用

可也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日材好勇過

我用故云無所取○索隱曰肇善由也不得

字求初晉尚書郎作論語義也善由也不得

其死然得以壽終也衣敝縕袍

孔安國曰與

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歟由也升堂

矣未入於室也

馬融曰外我堂

季康子問仲

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

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蓀丈人子

路為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

子曰可謂具臣矣孔安國曰言子路為蒲大

夫索隱曰蒲衛邑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

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言恭謹

猶不能害故日執也寬以正可以比衆音鼻言寬大清

在矣故立正衆必歸近之

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蕡賈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靖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是為共公共公立十二年其父蕡賈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名稱及索隱曰服虔云實贊乃爲孔悝之邑宰公立十二年其父蕡賈入孔悝家相立削贊非悝謀母伯姬幼悝於廁疆與之盟而本心自作亂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蕡賈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公去矣而門已閉何子還矣母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賓賈賓賈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

請得而殺之。葬賾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葬  
賾懼乃下石乞壺。麤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  
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  
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  
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王肅曰：子路爲孔  
人，不敢有惡言。是以是時子貢爲魯使齊。在哀  
十五年，蓋此文錯誤也。聊亦記之。子貢為魯使於齊。  
宰予字子我。鄭玄曰：魯人。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

年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  
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  
燧改火期可已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次  
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梓柟之火，  
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  
改火。子曰：於汝安乎？安汝安則為之君子居  
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也。孔安國曰：  
其無仁於親故。宰我出。子曰：子之不仁也。子  
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融曰：生未三歲，  
爲父母所懷。

抱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孔安國曰自

人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包氏曰朽

腐也雕琢刻畫糞土之牆不可圬也王肅曰圬墁也二

者喻雖施功猶不成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子非其人也王肅曰言

也足足以明五帝之德也宰我為臨菑大夫索隱曰謂仕

故云爲臨菑大夫齊都臨菑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

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字予我而固爭寵子我爲陳恒所殺恐

字與宰子相

步因誤云然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年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辭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孔安國曰對曰汝與回也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孔安國曰言同何器也曰瑚璉也包日瑚璉委稷器夏日瑚貴器陳子禽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文賢者識其大者不賢

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

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而亦何

常師之有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

又問曰孔子適

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鄭玄曰怪之邦必與聞國政求而得之子貢曰怪

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爲治

子貢曰夫子溫

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

人之求之也鄭玄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

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

可也孔安國曰未足多也

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鄭玄

日樂謂志於道不足以貧爲憂苦也

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

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

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

三千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

石索隱曰公孫龍也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

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

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索隱矣下同

絕書其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字作淺。

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

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王肅曰：鮑晏等帥師而君之功若破國，則臣尊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目踈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

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  
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  
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  
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  
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  
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其爭疆竊為王危  
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  
諸侯誅暴齊以服疆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  
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  
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  
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  
吳之疆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  
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夫伐小越而畏  
疆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  
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  
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

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索隱曰惡臣猶畏也

臣

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

侯以伐也吳王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

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

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

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

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入之志而令

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

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

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

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

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

入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

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索隱曰王

字是時子胥未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

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

越絕書並無此五

四字本无

師說不盡

家語

以徼<sup>サカナ</sup>音結其志<sup>王肅曰、徼</sup>重寶<sup>ツバメ</sup>以說<sup>テヨシ</sup>其心卑

音反

其志

反本

音

有本

朗

莫

朗

也

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重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敵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

身辱棲于會稽國為虛莽

音墟莽音莫

為虛莽

反

音墟莽音莫

朗

也

也

也

也

也

作棘誤也

恐賴

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

音祀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缺屈盧

之予

索隱曰、缺音缺、謂斧也、劉氏步光之劍。

以賀軍吏、吳王大說

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

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

夫空人之國

悉入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

許其師

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

於是吳王乃

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

晉謂晉君曰

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

索隱曰、卒謂急卒也、言計

慮不先定、不可以兵

應卒有非常之事、急卒也、言計

不先辯、不可以勝敵、今

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

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

奈何、子貢曰、脩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

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

索隱曰、左傳在哀十一年、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

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

索隱曰、左傳黃池之會在哀十三年、越入吳、吳與越平也、吳晉爭疆、晉人擊之、大敗、

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

左傳哀十三年、越入吳、吳與越平也、吳晉爭疆、晉人擊之、大敗、

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

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

索隱曰左傳越滅吳在哀二十二年則事並懸隔數年蓋此文欲終說其事故其辭相連也

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

破吳疆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

之中五國各有變

索隱曰按左傳謂魯齊晉吳越也故云子貢一出存

魯亂齊破吳

疆晉而霸越

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

廢舉

貯也與時謂逐時也夫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貴即逐時轉易貨賣取資利也

○索隱曰家

語貨作化王肅云廢舉謂買賤賣貴也轉化謂隨時轉貨以殖其資也劉氏去廢謂物貴而賣之舉謂物賤而買之轉貨謂轉貴收賤也喜揚人之義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於齊

言偃吳人

索隱曰家語云魯人按偃仕魯為此城宰耳今吳郡有言偃冢蓋吳郡人為

是也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

受業為武城宰

正義曰括地志云在兗州兗南城也輿地志云南武城縣

魯武邑城子游為宰者也在泰山郡

孔子過聞弦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

何晏曰莞爾小笑貌曰割雞焉用牛刀孔安

莞爾而笑

何晏曰莞爾小笑貌曰割雞焉用牛刀孔安

言治小何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  
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安國曰道  
以和人人和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孔安國曰偃從行者偃之言  
是也孔安國曰戲以以治小而用大孔子以以

子游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家語云衛人鄭玄曰溫國卜商○索隱曰溫國今河內溫縣元屬衛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羨  
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馬融曰倩笑貌盼動月貌絢文

貌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子曰繪事後素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  
布其間以成其文繪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白禮後乎何晏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  
禮後乎與言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詩矣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孔安國曰言俱不得中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晏何子曰君子之儒將以明道小人為儒則矜其名孔子既沒子夏居西

河教授

劉氏云索隱曰在河東郡之西界蓋近龍門

學堂在也

○

正義曰西河郡今汾州也爾雅云兩河間曰冀州禮記云自東河至於西河

河東故號龍門河爲西河漢因爲西河郡汾州也子夏所教處括地志云竭泉山一名隱泉山在汾州堰城縣北四十里注水經云其山岸壁立崖半有一石室去地五十丈項上平地十許頃隨國集記云此爲子夏石室退老西河居此有卜商仲祠今見在為魏

文侯師索隱曰子夏文學著於四科序詩傳易文孔子以春秋屬商又傳禮著在禮志而此史並不論空記論語小事亦其疎也○正義曰文侯都安邑孔子卒後子夏教於西河之上文侯師事之咨問國政焉

其子死哭之失明

顓孫師陳人索隱曰鄭玄目錄陽城人陽城縣名亦屬陳郡也字子

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于祿鄭玄曰干求也祿求

姓

位也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

包氏

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

多見闕殆慎行其餘

姓

猶慎言之則少過則寡悔者

姓

氏曰殆危也所見危

姓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姓

鄭玄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得祿之道

姓

他日從

在陳蔡間困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

姓

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

姓

行乎哉鄭玄曰二千五百家爲州、五家爲立。

鄭玄曰五鄰爲里、行乎哉、言不可行。

百家爲州、五家爲立。

鄭玄曰立。

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包氏曰衡輶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子。

包氏曰前在輿則若倚於車輶子。

想見參然在前，在輿則若倚於車輶子。

張書諸紳孔安國曰紳大帶也。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

孔安國曰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

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

在國必聞、在家必聞。鄭玄曰言士之所

在國必聞、在家必聞。在皆能有名譽。孔子

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馬融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

所欲。

而觀色慮以下人。馬融曰常有謙退之志、察

言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

下於人。在國及家必達。馬融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夫

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馬融曰此

安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自疑。

在國及家必聞。馬

安人曰：安人。

曾多黨多。

魯參，南武城人。

索隱曰武城屬魯、當時魯更

括地志云南武城在兗州、子游爲宰者、地

理志云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

武城也。

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

通孝道。正義曰：韓詩外傳云：曾子曰：吾嘗仕

通、孝道爲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

非以爲多也。樂道養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兩游於越。得尊官堂高九仞。棖題三尺。輒數百乘。然猶北向而泣者。非爲賤也。悲不見吾親也。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包氏曰。澹臺姓滅明名。○正義曰。北里。注水經云。黃河水至此爲之延津。昔澹臺子羽齋千金之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毀璧而去。亦無怪意。即此津也。

武城人

正義曰。括地志云。亦在兗州。

字子羽

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

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脩行。行不由徑。非

公事。不見卿大夫。

包氏曰。言其公且方。

南游至江。

索隱曰。今

吳國東南有澹臺湖。即其遺迹所在也。

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

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

索隱曰。家語

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索隱曰。家語

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今云。滅明狀貌甚惡。則以子羽形陋也。正與家語相反。○正義曰。按

澹臺子羽墓在兗州鄒城縣是也。

世三百末字

宓不齊字子賤

孔安國曰

魯人

○正義曰頑

廢音

單父縣地也東門有子賤碑漢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郎子賤之後是處之與伏古來通

字誤爲宓較可明矣虧字從音呼必世傳寫誤寃從音綿下俱爲必

少孔子三十

今本舊作荀爽注

十九歲

索隱曰家語

少孔子三十

十九歲十歲此云四十九不同

孔子謂子賤

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

包氏曰如魯無

君子子賤安得

而學子賤爲單父宰

正義曰宋州縣也

說苑身不下堂單父理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而

單父亦理巫馬期問其故子賤理單父彈琴

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逸

反命於子孔曰此國有

賢不齊者五人

索隱曰家語云不齊所父事

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

與此不同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

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三子之子

三子之子

原憲字子思

鄭玄曰魯人

○索隱曰家語云宋人所記不同少孔安國三十六

歲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穀

孔安國曰穀

當食國無道穀祿也邦有道祿

祿也

孔安國曰若無道而在

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

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

馬融

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怨忌也欲貪欲也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

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怨忌也欲貪欲也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

則吾弗知也。包氏曰、四者行之。孔子卒、原憲

亡在草澤中。

索隱曰、家語云、隱居衛。

子貢相衛而結駟。

連騎排藜藿入窮閭。

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

子貢相衛而結駟。

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

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

病、善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

恥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

索隱曰、家語云、魯人名長。范甯云、字子芝。孔安國曰、累

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累紺之中。

孔安國曰、累紺也。繫寧黑索也。

拘罪人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張華曰、公冶長基在城陽。

姑幕城東南五里所、基極高。

南宮括字子容。

孔安國曰、容魯人。○索隱曰家語作南宮縚。按其人是孟

僖子之子、仲孫閱也。蓋居南宮因姓焉。

問孔子曰、羿善射。夏盪舟。

孔安國曰、羿有窮之君、篡夏后位、其徒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陸地行舟、爲夏后少康所殺。○俱不得其死然。禹稷

正義、羿音詣。盪太浪反。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馬融曰、禹盡力於

日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括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容弘貴德，故國有道不廢。孔安國曰：不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孔安國曰：詩云：白珪玷不可爲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之，是其心敬慎於言，以其兄之子妻之。

承平新良齊人李季沈何子公哲克

公哲哀字季次

孔子家語云：齊人公哲克

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

仕索隱曰：家語云：未嘗屈節爲人臣，故子特賞歎之，亦見游俠傳。

曾蔣

音點

字哲

孔安國曰：哲魯參父。

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

志蔣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徐廣曰：一作饋。朋案包氏曰：暮春者

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於夫子之門。孔子喟然嘆曰：吾與王之

藏也。周氏曰：善蔣之獨知時也。

顏無繇

音遙

○正字路。路者顏回父。索隱曰：家語顏

藏或下藏  
家所著點書參季子哲

由字回今漢書作季若之父也。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少孔子六歲。故此傳云父子異時事孔子。故易稱頤氏之子也。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顏回死。孔安國曰孔子曰材不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安國曰孔賣以作椁。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孔安國曰。鯉。孔子子伯魚。孔子時爲大行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謙辭也。

商瞿

正義具  
俱反

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

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駢

徐廣曰  
音寒

臂子弘

正義曰。駢。音汗。顙師古云。駢姓也。漢書及荀卿子皆云。字子弓。此作弘。蓋誤也。應劭云。子弓。子夏。弘傳江東人矯。音橋子膚疵。音自移反門人。漢書作橋疵。云。膚人。顙師古云。橋疵字子膚。正義曰。豎。音時與反。周賢。豎傳諱子人光子。字子家。漢書作周醜也。豎傳諱子人光子。乘羽。正義曰。光乘字羽。括地志云。淳于國在密州安丘縣東三十里。古之州國。周武王封爵。羽傳齊人田子莊何。正義曰。儒林傳于國。王封爵。羽傳齊人田子莊何。正義曰。儒林傳今密州諸城縣是也。同傳蓄川人楊何。正義曰。漢書作王同。字子仲。同傳蓄川人楊何。正義曰。漢

書云字叔元按商瞿至陽何凡八代何元溯中以治易為漢中

大夫

家語齊人高氏列傳  
子平子四歲長區六尺

高柴字子羔鄭玄曰衛人○正義曰家語云齊人少孔子三十

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為愚

子路使子羔為費郈宰正義曰桔地志云鄆州宿縣二十三里郈

亭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包氏曰子羔學未熟

害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

後為學孔安國曰言治人事神於是而習亦學也

孔子曰是故惡孔子曰

夫佞者孔安國曰疾其以口給應遂已乖而不知窮也

漆彫開字子開鄭玄曰魯人也○正義曰家語云蔡人字子若少孔子十

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

孔安國曰仕進之道孔安國日未能信者未能究習其志道深

公伯寮字子周馬融曰魯人○正義曰家語

孔安國曰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命非弟子之流也周愬子路於季孫

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

孔安國曰

季孫信譜子路也僚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鄭玄曰吾勢猶

季孫信譜子路也

家語司馬穆叔宋人字子牛云三兄弟行思牛常憂之毛本作馬耕

能辯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人誅僚孔子曰而肆之也有罪既刑陳其尸日肆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

孔安國曰宋人

牛多言而躁問仁於

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孔安國曰

曰其

言也訥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

無訥乎

孔安國曰行仁難言

問君子子曰君

子不憂不懼

孔安國曰牛兄桓魋將爲亂牛

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

也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內省

不疚夫何憂何懼

包氏曰疚病自省

懼無罪惡無可憂懼

樊須字子遲

鄭玄曰齊人○正義曰

家語云魯人少孔子三十

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

馬融曰樹五穀曰圃

樊遲出圃曰吾不如老圃稼樹菜蔬曰圃

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

孔安國曰情實也言

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

不用情

孔安國曰情實也言

夫如是則四方

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包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  
乎負子之器曰襁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

鄭玄曰魯人○正義曰家語云曾

少孔

子十三歲有若

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

四舉

斯為義小大由

之有前不行知和而和不以

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

亦不可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馬融曰復猶覆以行之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也義不必信信

非義也以其言可覆故曰近義

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恭不苟

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孔子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

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

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

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

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

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

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傳

王羲之切望也日畢蜀也月離陰星則雨

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

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正義曰家語云

瞿年三十八無子母欲更娶室孔子曰瞿年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果然中備云魯人商瞿便向齊國瞿年四十今後使行遠路畏慮恐絕無子夫子正月與瞿母筮告曰後有五

丈夫子子貢曰何以知子曰卦遇太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爲世五景行水爲應世生外象生象來爻生互內象艮別子應有五子一子短命顏回云何以知之内象是本子一艮變爲二醜三陽爻五於是五子孔子使一子短命何以知短命他以故也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

有五丈夫子五男也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

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

鄭玄曰魯人

孔子四十二歲

華使於齊舟有為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

馬融曰六斗請益曰與之庾包氏曰十斗外曰益六斗曰庾舟子

與之粟五秉

馬融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八十斛

孔子曰赤之

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

李平文曰非冉

富李平文曰冉有與之太多

巫馬施字子旗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三十歲

陳司敗

孔安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也

問孔子曰魯昭公知

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

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為夫人命

之為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

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孔安國曰相助匪

君娶之當稱具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

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為諱

者禮也

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之道弘故受之爲過也

冉孺字子魯

高氏注曾一作少孔子五十歲家語曰

梁鱣

一作少孔子二十九歲家語曰齊

曹邱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家語曰少孔子五十歲正義曰家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

正義曰家語云子析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鄭玄曰莊子正義曰人○正義

鯉

張連及說家語鯉字子鯉也

日家語云衛人孟子云趙人莊子云堅白之談也

自子石已右三十

三

五人顯有年名及受業間見于書傳其四十

五

壘

以下位與正義相  
遠此義位次如

例唯有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顏亥叔仲會四人家語有事迹史記闕然自公伯寮秦冉鄆單三人之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農當此三人之數皆互有也如文翁圖所記

又林放蘧伯玉申張申堂俱是後人以所見增益今殆不可考

冉季字子產

鄭玄曰魯人○正義曰家語云冉季字子產

公祖句茲字子之

正義曰家語公祖茲字子之

秦祖字子南

鄭玄曰秦人

漆雕哆

音赤者反

字子歛

魯人

顏高字子驕

正義曰孔安在衛南子招夫

漆雕徒父

漆雕徒父子文昭襄仲徒子子晳

壤驷赤字子徒

鄭玄曰漆雕驥赤字子徒

秦人

商澤

家語曰

字子李

字季李

石作蜀字子明

李政子李本仍石子蜀之說義據子子羽召南仲

任不齊字選

鄭玄曰楚人

公良孺字子正

鄭玄曰

陳人賢而有勇○正

義曰

孔子周游常以家車五

乘從孔子孔子世家亦云語在三十五人中今在三十二人數恐太史公誤也

后處字子里

鄭玄曰

家號名處字里之

秦冉字開

正義曰家語云無此人王肅家語

此等惟三十七人其公良孺秦商

顓叔仲叔會四人家語有事迹而史記闕公伯寮秦冉鄖單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元

縣亶三人

公夏首字季

鄭玄曰魯人

奚容箴字子晳

正義曰衛人

公堅字子中

鄭玄曰魯人或曰晉人書

顏祖字襄

正義曰齊相襄子襄

鄆若堯單

音善

字子家

徐廣曰一云鄖單鉅鹿

鄖單鉅鹿

句井疆

鄭玄曰衛人正義句作鉤

字子家

有鄖縣太原有鄖縣

鄖縣

罕父黑字子索

家語曰罕家號名索字子黑

父黑字索

家語云魯人字不

不

秦商字子丕

鄭玄曰楚入正義曰

家語曰秦商號名索字子黑

字索

不

申黨字周

鄭玄曰

家號名周字周

字周

不

顏之僕字叔

鄭玄曰

家號名叔字周

字周

不

漢書孔子四歲具文  
董文興孔子立私塾號號  
漢書孔子四歲具文  
董文興孔子立私塾號號  
漢書孔子四歲具文  
董文興孔子立私塾號號  
漢書孔子四歲具文  
董文興孔子立私塾號號

榮於字子祺

家語作榮於

縣成字子祺

鄭玄曰魯人正義縣音矣

左人郢字行

鄭玄曰宋諸侯郢子行魯人

燕伋字思

毛詩燕伋子思

鄭國字子徒

正義曰家語云薛邦字徒史記作國者避高祖諱薛字與鄭字

秦非字子之

鄭玄曰魯人

施之常字子恒

齊國字

顏曾字子聲

鄭玄曰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

鄭玄曰齊人

原亢籍

家語曰名亢字籍○正李本寧注。毛氏本以棄義曰亢作冗仁勇反

樂欬字子聲

鄭玄曰魯人

廉絜字庸

鄭玄曰衛人

叔仲會字子期

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

叔仲孫字子期

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與孔

族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侍

於夫子孟武伯見而訪之

顏何字冉

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字稱

叔仲孫字仲叔

家語云魯人字子卿少孔子五十歲與孔孫年相比每孺子執筆記事於孟武伯見而問此孺子之恕孟武伯笑曰此孺子之恕子二人坐侍左右孟武伯笑曰若性也智懷舊

狄黑字晳

索隱曰家語家誥子晳之何本作晳

家誥子晳之何本作晳

鄒巽字子歛

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作選字子歛文翁圖作國選蓋亦

避漢諱改之劉氏作鄒

左華公卿業淳王劉邦子兵

巽卦音圭所見各異

今本作子

子

孔忠蔑孔子兄

忠字子之子

公西興如字子上

索隱曰家語今本作子上載亦同此

公西葴字子上

鄭玄曰魯人○索隱曰家語今本作子上

今本作子上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

李陵注今本作子尚也

子尚也

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

今本作子尚也

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  
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

索隱述贊曰

教興闕里

道在陬鄉

異能就列

秀士昇堂

依仁遊藝

合志同方

帥一派可考將帥官尹

俎豆琳瑯

惜哉不霸

空臣素王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史記六十七

商君列傳第八

史記六十八

商君者

正義曰秦封於衛故號商君

之諸庶孽公子也

名鞅姓公孫氏

其祖本姬姓也

鞅少好刑名

之學事魏相公叔座

索隱曰公叔氏座

為中

庶子索隱曰官名也

魏已置之非自秦出周

禮夏官謂之諸子禮記文王世子謂之

庶子掌公族也

公叔座知其賢

未及進會座病魏惠

王魏往問病

索隱曰即魏侯之子名

曰公叔

病有如不可諱將柰社稷何

公叔曰座之中

庶子索隱曰、戰國策云、衛庶子也。公孫鞅年雖少下有奇才

索隱曰、戰國策云、衛庶子也。

公孫鞅年雖少下有奇才

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口默同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善。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

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索隱曰、疾重而悖亂也。○正義曰、悖音背。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循繢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索隱曰、景姓趙之族也。監音甲。之去聲平聲並通。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

集解曰、應元

卷五

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鄰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

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正義曰：比必審反。說者以五帝三王之事，比至孝公。以三代帝王之道，方興孝公。大久遠，吾不能。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索隱音說之耳。音悅。君大說之。索隱曰：「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

行者固見非於世。索隱曰：商君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教於民。索隱曰：商君書作「必見」，訾於人也。○正義曰：教五到反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索隱曰：言「教」，爲政之術。苟可，則不必。要須法於故事也。○正義曰：以彊國則不必。要須法於故事也。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孝公之所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之臣甘，姓名龍也。甘氏出春秋之後。不然，聖人不易民。

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苟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索隱曰：言賢智之人作法，更禮而愚不肖者不明變通，而輒拘制，不使之行。斯亦信然矣。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

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

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

索隱曰商君書作修古

夏

殷不易禮而亡

索隱曰指殷夏桀也

反古者不可非

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

長率宦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五

索隱曰劉氏云五家爲保

十家相連也

正義曰

而相收司連坐

索隱

司謂相糾發也一家有罪而九家連舉發若

不糾舉則十家連坐恐變令不行故設重禁

或為十保或為五保

正義曰民有一男不別

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

索隱謂

告姦一人則得爵一級故云與斬敵首同賞也

正義曰民有一男不別

匿姦者與之同罰也

民有一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

正義曰民有一男不別

為活者一人出兩課

有軍功者各以卒律受上爵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索

日未利謂工商也蓋農桑為本故上云本業耕織也怠者懈也周禮謂之疲民以言懈急不事事之人而貧者即糾舉而收錄其妻子子沒爲官奴婢蓋其法特又重於古制也李音用說文并力也

奴、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索隱曰：謂軍功則不得入屬籍，謂除其籍，則雖無功不及爵秩也。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索隱各隨其家爵秩之班。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次亦不使僭侈踰等。

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暮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索隱曰：謂鞅新變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守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索隱曰：趨禮者向也，附也。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

陼し草切  
陼限也

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  
民莫敢議テ令於是テ以鞅為大良造テ索隱曰即  
秦之第十六爵名也今云良造者或後變其名耳將兵圍魏安邑降  
良造者或後變其名耳之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索隱曰冀闕即  
良造者或後變其名耳魏關也冀記テ邊記テ列テ教令當於此門關テ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  
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  
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  
疆正義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按謂驛陸也  
疆音彊封聚土也疆界也謂界上封詔也疆  
而賦稅平平斗桶鄭玄曰音勇今之斛也  
索隱曰音統量器名也○  
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  
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正義曰音周顯王左故反於孝公  
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  
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索隱曰蓋山嶺險阨之地即今蒲州之中條已東連汾晉之嶮隘是也阨阻也與秦界河

陸視陵及說文稻田壁也  
入作壁

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取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徃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索隱曰：紀年曰梁惠代梁，西鄙則徙。大梁在惠王之二十九年。索隱曰：紀年曰梁惠也。○正義曰：從蒲州安邑徙汴州浚儀也。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徐廣曰：弘農商縣也。○

弘農紀年云秦封商鞅在惠王三十年與此文亦同○正義曰於商在鄧州內鄉縣東七里古於邑也商洛縣在商列東八十九里本商邑周之商國按十五邑近此三邑十邑號為商君商君相秦十年索隱曰戰國商君法十八年而死與此文不同者按此直云相秦十年耳而戰國策乃云行商君法十八年蓋連其末作相之年誤也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皇索隱曰人姓名也言鞅前因蘭皇得與趙良相見也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名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索隱音予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索隱曰謂守謙敬人自伏非是爲自勝若若是者乃爲彊若爭名得勝此非彊之道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

謂五各正直之言也  
黑夏殷官為黑令貞則  
污暗不潔也

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  
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  
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  
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  
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正義曰以  
君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  
比商  
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  
也告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

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  
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正義曰百里奚南陽  
究人屬楚故云荆  
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  
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  
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  
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索隱曰謂立  
文公惠公懷公索隱曰十二諸侯年表  
也  
楚朝周此云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  
救荆未詳

俟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欵關請見。

韋昭曰  
歎叩也

五羖大夫之相秦也。

名

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

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

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

正義童子不歌謡春者不相杵

鄭玄曰相謂

音體聲自送杵聲以音

勸也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

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

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

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

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

索隱曰劉氏云教謂

謂商鞅之令也命謂秦

若之命也言人民之効上也捷於令

索隱曰

謂商鞅之處分令謂秦君之教令

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

索隱曰左建謂以左道建立威

君命也君又南

教也索隱曰左建謂以左道建立威

君命也外易謂在外革易君命也

君又南

面也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

生

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

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

子雲傳

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

騎脅ナミタリヒサク

君又殺祝懼而黥。公孫賈詩曰：得入者興，失入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入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騎脅者為騎乘，持矛而操闔戟者闔所及反徐廣曰一作奈反奈音遼屈音九勿反按屈盧干將並古良匠造矛戟者名○正義曰：龍野王云：鎌也。方言云：矛長揚江淮楚五湖之間謂之鎌。其柄謂之發繩名云：旁格也。旁有格。旁，謂之旁格。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索隱曰：此是周書之

言孔子所刪之餘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索隱曰：衛鞅所封商於十三都，故趙良勸令歸之○正義曰：灌園於都，孫鞅封商於十五邑，故云十五都。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索隱曰：謂鞅於秦無仁恩，故秦國之所以將亡可取錄鞅者，其效甚明，故云豈其微哉。

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數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八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索隱日走

音奏走

向也

與其徒屬數邑

商

兵

北出擊鄭

徐廣曰  
京兆有鄭縣秦本紀

縣也

○索隱曰

地理志

京兆有鄭縣

秦本紀

云初縣

杜

鄭按其地是鄭桓公友之所封

秦發兵攻商君

殺之於鄭

龜池

作彭

○索隱

日鄭龜池者時澗池屬鄭故也而徐廣云龜

或作彭者按鹽鐵論云商君困於彭池故也

龜音亡忍反

○正義曰龜池去鄭三百里蓋

秦兵至鄭破商邑

兵而商君東方走至龜乃擒

殺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

死者

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

索隱曰謂

天資其人

爲刻薄之行，刻謂用刑深刻，又欺魏，是其天資也。謂鞅得用刑政，深刻，自有祖詐，則初爲孝公論，帝王之術，是浮說耳，非本性也。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處，欺

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索隱曰：說音如相類。索隱曰：按商君書，開謂刑嚴峻，則政治化，塞謂布恩賞，則政治化，塞其意本於嚴刑少恩，又爲田開阡陌，及言率受惡名於秦，斬敵首賜爵是耕戰書也。

有以也夫。新序論曰：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國富兵強，長雄諸侯。周室歸籍，四方來賀，為戰國霸君，秦遂以強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勤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築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祚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霸君若齊桓晋文，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彊，而親信之存亡繼絕，四方歸之，此管仲之明信，詎取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彊，而魏之明信，詎取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彊，而

不親信也。籍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相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衛鞅始自以爲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論也。昔

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蔽芾甘棠之詩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况害其身乎？管仲、齊、伯氏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鉄錢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弃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謫日，七百餘人謂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種讐，比於丘山，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主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之佐哉？○索隱曰：新序是劉歆所撰其中論商君，故裴氏引之。籍音胙，字合作胙。

人踐三尺，流天也。

誤爲籍耳。按李紀、周歸丈武，胙於孝公者是也。說苑云：秦法弃灰於道者刑是其事也。

索隱述贊曰

衛鞅入秦 景監是因 王道不用  
霸術見親 政必改革 禮豈因循  
既欺魏將 亦怨秦人 如何作法  
逆旅不賓

商君列傳第八

史記六十八

對此不厭  
猶嫌體  
亦恐秦人  
譏耳  
而君與其  
如以父革  
監督因言  
禁婢入秦  
是過大因  
王真不聞

魏國故君

都君之子發城東縣令者也

唐少卿

唐少卿

